

《老照片》編輯部 編

重回現場

老照片

二十年精選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編者的話

為編輯這套精選集，把已經出版的一百多輯《老照片》又從頭瀏覽了一遍。與這些一一經手，刊發於數年前、十幾年前乃至二十年前的稿件驀然相對，絲毫未覺其舊，反有歷久彌新之慨。進而更加篤信，溫故而知新，《老照片》永遠不會“老”！隨著圖文一頁頁掀過，又彷彿是一次對《老照片》本身的懷舊之旅。二十年來，與作者、讀者以及編輯同仁們交往切磋之種種，點點滴滴，旋又歷歷在目……

作為一種陸續出版的叢書，《老照片》以“定格歷史、收藏記憶”為己任，迄今已出版了一百一十五輯。《老照片》的稿源大致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各檔案館、博物館、圖書館的館藏；二是老照片愛好者、研究者的收藏；三是民眾個人的家藏。上述三個方面的來源，從不同角度建構了《老照片》的面貌，也為一百多年來中國人的生存與發展，留下了一部自發的、原生態的文獻，並且隨著《老照片》的繼續出版，這部文獻還在不斷地豐富、拓展之中。誠如著名文史學者傅國湧先生所言：“一百輯《老照片》放在那裡，時間就在裡面沉澱，那裡埋葬著過去，許許多多真實的生命曾經活過、愛過、痛苦過、奮鬥過……”而著名藝術家陳丹青先生在評論到《老照片》時則說：“二十年來，它已成為全體國民的私人照相簿，人人會在其中找到既屬於親屬，又屬於國家的記憶。這是一份持續遺失而遭貶值的記憶，《老照片》使之不斷擴展、傳遞，默默增值。”

比起眾多的類似出版物來，《老照片》顯然是幸運的。甫一面世，即為讀者所接受，並一度洛陽紙貴，風行天下。後雖經眾多仿製跟風者的衝擊，以

及書業的風雲流變，《老照片》歷二十年而猶存，庶幾成就了中國書業一個不大不小的奇跡。在業內和讀書界組織的各種評選中，《老照片》這些年也多榜上有名，其中入選“改革開放 30 年最具影響力的 300 本書”和“共和國 60 年 60 本書”，幸得從汗牛充棟的出版物裡脫穎而出，其影響所及，實出吾輩之意料。

《老照片》這樣一本並不起眼的小書，何以獲得讀者與社會的這般青睞？2009 年“共和國 60 年 60 本書”的入選評語，曾這樣說道：“十餘年來，不斷出版的《老照片》以樸素而溫情的獨特方式記憶和見證歷史，使我們得以在過去朦朧的霞光中，重新想像遙遠的過去，重新認識和反思切身的社會生活。”這段評語，是否道出了個中原委，不好貿然結論，但其對《老照片》的概括，身為編者的我們，聽來卻心有戚戚焉。

在《老照片》出版二十周年之際，推出這樣一套精選集，於老讀者而言或為一次重溫，對新讀者來說，當不失為認識《老照片》、走進《老照片》的一個契機和一條捷徑吧。

“《老照片》二十年精選”係從已經出版的《老照片》第一至第一百一十輯中選編而成。選編時囿於敝帚自珍，這也想選，那也想收，以致最初的選篇大大超出了預定的規模，於是不得不一次次地忍痛割愛，弄成現在的模樣。其遺珠之憾，實所難免。

此次選編，每本的篇目順序，大致按照照片拍攝年代的先後編排。除對個別篇章的文字和圖片稍事修訂、刪減外，餘皆一仍原貌。

馮克力

2017 年 11 月

目 錄

“鎮遠”艦的命運	1
影像中的馬關議和	11
義和團的女人“戰陣”	21
遠航	
——記清末海軍“海圻”艦出訪	29
悠悠歲月憶華工	36
民國十八年的“故事”	
——新月知識分子與國民黨訓政	48
1937，希望的延安	57
存放於台灣的抗戰照片	78
嶗山獨立營抗戰寫真	96
大刀片對東洋刀	105
松山戰役影像誌	116
昆明 1943：抗戰大反攻前的悠然	132
根據地的憲政建設	148
芷江受降的歷史現場	155
石美瑜與南京日軍戰犯審判	163
永遠的南中國海	
——懷念父親鄭資約教授	172
1948 年：存亡之秋的“國大”選舉	180

五十年前的金圓券風暴	191
最後一支離開大陸的國民黨部隊	199
戰爭後的戰爭	218
話說“聯合國軍”戰俘營	229
“五反”回眸	242
從院士到學部委員	250
從“反攻大陸”到“中國教育”	259
金門炮戰	263
重讀“赫魯曉夫接見”的老照片	278
“城市人民公社”的片斷回憶	285
重溫一組老照片	300
父親與西藏	314
“奪權”鬥爭親歷記 ——貴州農村“四清”小記之一	336
曾有一種“參照”	342
“調查表”外的調查	347
尼古拉教堂被毀紀實	363
北大“文革”二三事	367
1967年：定格在地質部大院	375
田間地頭的“政治”	383
為“中央文革”做記者的日子	389
最後的晚會	416
父親見證了林彪墜機事件	428
1976年“五一”節：北京的氣候	443
用鏡頭紀錄歷史	450

“鎮遠”艦的命運

陳悅

甲午戰爭中，中國北洋海軍不幸全軍覆滅，其殘存的一批軍艦被日軍作為戰利品擄走，編入了日本海軍，成為中國海軍史上難以消弭的奇恥。由於當時日本軍方對採集影像資料較為留意，這批軍艦相比同時代的其他中國軍艦，留下的照片更多。這些特殊時期拍攝的照片，既是歷史研究的生動材料，又是承載著太多苦痛的民族傷痕。本文介紹的“鎮遠”艦，就是這批軍艦中的一例。

“鎮遠”艦

“鎮遠”艦是清末北洋海軍中和旗艦“定遠”同型、齊名的大型鐵甲艦，1882年建成於德國伏爾鏗造船廠，排水量7220噸，艦長94.5米，寬18米，航速15.4節，主炮和“定遠”一樣，也是四門305毫米口徑的克虜伯巨炮。1885年中法戰爭結束後，兩艘姊妹艦告別建造地，揚帆歸國（“定遠”“鎮遠”雖然是蒸汽動力軍艦，但同時保留了風帆索具，在回國的漫長航行中，為節省燃煤，很多時候都是掛起風帆航行）。旋即成為當時中國海軍的中堅。在北洋海軍多次北起海參崴，東抵長崎、大阪，南至新加坡、馬來西亞乃至南海諸島的巡弋活動中，都能看到“定遠”“鎮遠”威武的身影。

1894年夏季，日本藉朝鮮問題挑釁生事，引發了中日甲午戰爭。面對短短幾年裡急速擴張成為亞洲第一的日本海軍，成軍後六年間未添一艦的北洋海軍，在裝備技術上已經完全被對手超越，船慢、炮慢、彈藥效能差的北洋海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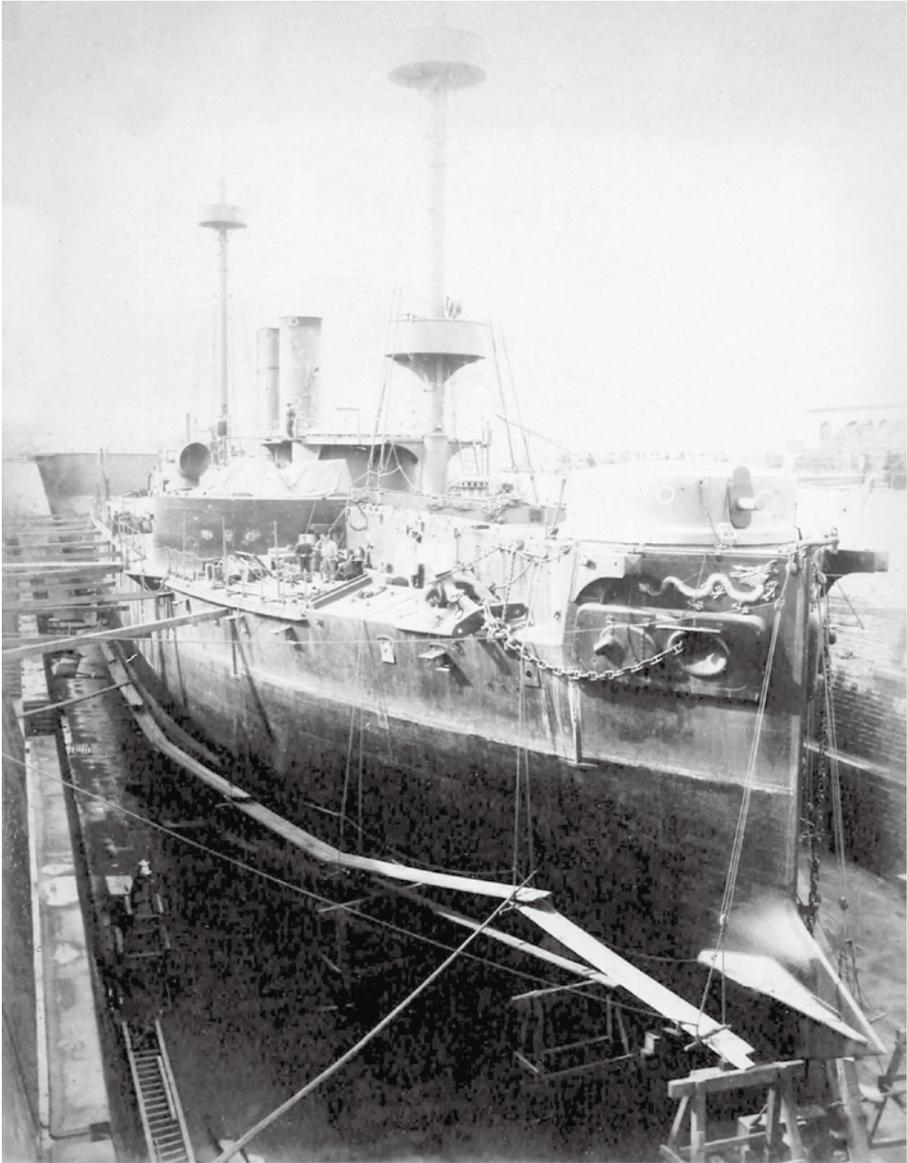


圖 1 日軍攝影班在旅順拍攝到的“鎮遠”艦，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鎮遠”艦首的金龍。這一清代中國軍艦的獨特標誌，始終深深地印在“鎮遠”身上，頗有一點“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舊是中國心”的意味。

處於絕對的技術劣勢狀態。在當年 9 月 17 日的黃海大東溝海戰中，北洋海軍苦戰告敗，儘管“定遠”“鎮遠”等艦拚死作戰，創造了重創多艘日艦的不易戰果，但終究無法改變因為裝備技術落後、後勤補給缺乏所造成的頹勢。

大東溝海戰後，日軍兵鋒隨之很快指向北洋海軍的維修基地旅順。旅順港海口狹窄，屬於絕地，北洋海軍被迫提前撤離旅順。11 月 14 日北洋海軍艦隻返回威海灣時，用於標識礁石位置的浮標被先導艦“定遠”航經時的浪湧推偏，後續跟進的“鎮遠”艦，仍機械地以被推偏的浮標為依據航行，不幸觸礁，造成水下艦體多處嚴重損傷。由於威海沒有用於脫水修理船舶的乾船塢，“鎮遠”艦只能由潛水員下水草草堵漏，隨著管帶林泰曾的愧疚自殺，北洋海軍又損失了極為重要的一艘主力艦。直至甲午戰爭失敗，“鎮遠”只能勉強在威海灣內航行作戰，根本無法出行遠海。

此後是慘烈的威海灣保衛戰，北洋海軍在彈盡援絕、外援無望的情況下，於 1895 年 2 月 14 日與日軍簽訂《威海降約》，宣告全軍覆沒。“鎮遠”艦和當時殘存在港內的其他中國艦船一起，於 2 月 17 日被進入威海灣的日本軍隊掛上太陽旗，變成了屈辱的“戰利艦”。

旅順船塢內的修理

甲午戰爭時，日本軍方曾派出專門的攝影人員，跟隨軍隊行進，用照相機記錄戰場實況。其中，以近代日本著名攝影家小川一真率領的陸地測量部攝影班拍攝的照片內容最為豐富，涉及的戰場領域最為廣泛。“鎮遠”艦落入日軍手中後不久，陸地測量部攝影班就拍攝了大量的照片，這些照片真實記錄了“鎮遠”被擄初期的景象。

經過一系列的公文彙報和指示，“鎮遠”在 1895 年的 3 月 16 日正式編入了日本海軍，仍然使用原艦名。有鑒於當時“鎮遠”帶有黃海海戰未經修復的創傷，艦底又有因為觸礁造成的嚴重擦傷，為了盡快恢復其戰鬥力，擴充日本海軍的實力，3 月 26 日，“鎮遠”艦被日本海軍代用巡洋艦“西京丸”拖拽到日軍佔領下的旅順，在旅順大船塢裡徹底修理艦上的傷痕，並對蒸汽機等關鍵部位進行檢修維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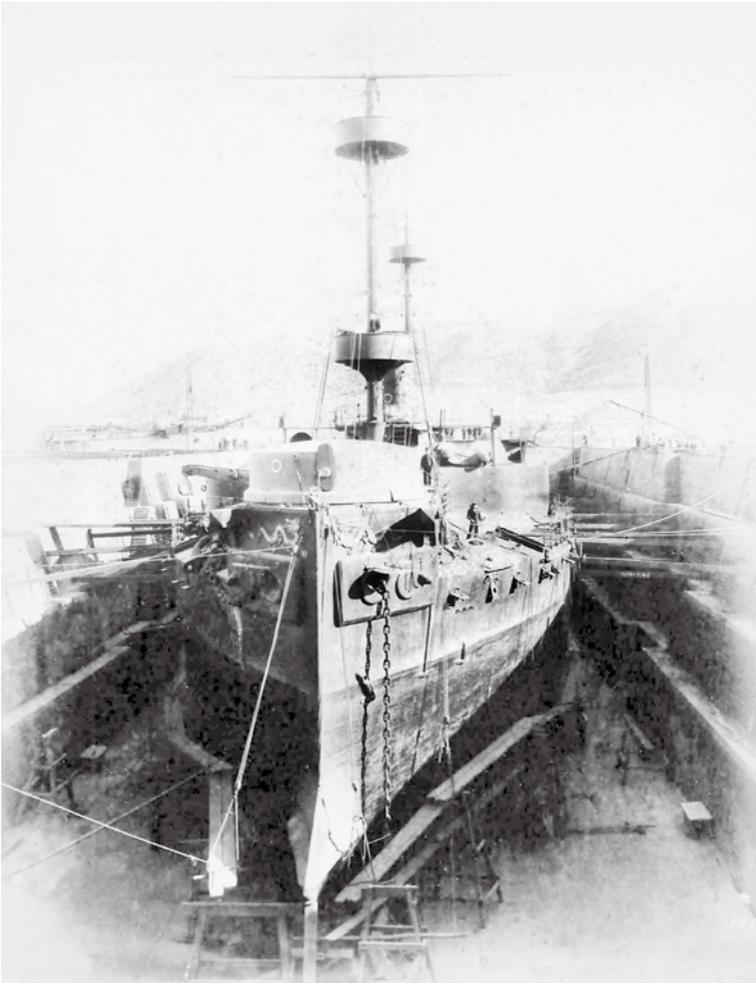


圖 2 在旅順船塢正面拍攝的“鎮遠”艦。艦首下方的突出物叫作撞角，用於在近距離交戰中撞擊敵艦，是 19 世紀中後期軍艦上的流行設計。

“鎮遠”艦存世最多的一批照片，即拍攝於這一時期。1895 年 5 月 6 日，“鎮遠”維修進入尾聲時，日軍陸地測量部攝影班來到旅順，對塢中的“鎮遠”進行了全方位拍攝，留下了不少於八幅的珍貴照片。

這些照片中，最讓人觸目驚心的是“鎮遠”艦上的戰傷。當時船塢的普遍做法，是將因彈傷等造成的船體破損處的船殼板切除，重新鉚接上新船板，類似打補丁。實際施工中，工程人員習慣在需要切除的破損位置用白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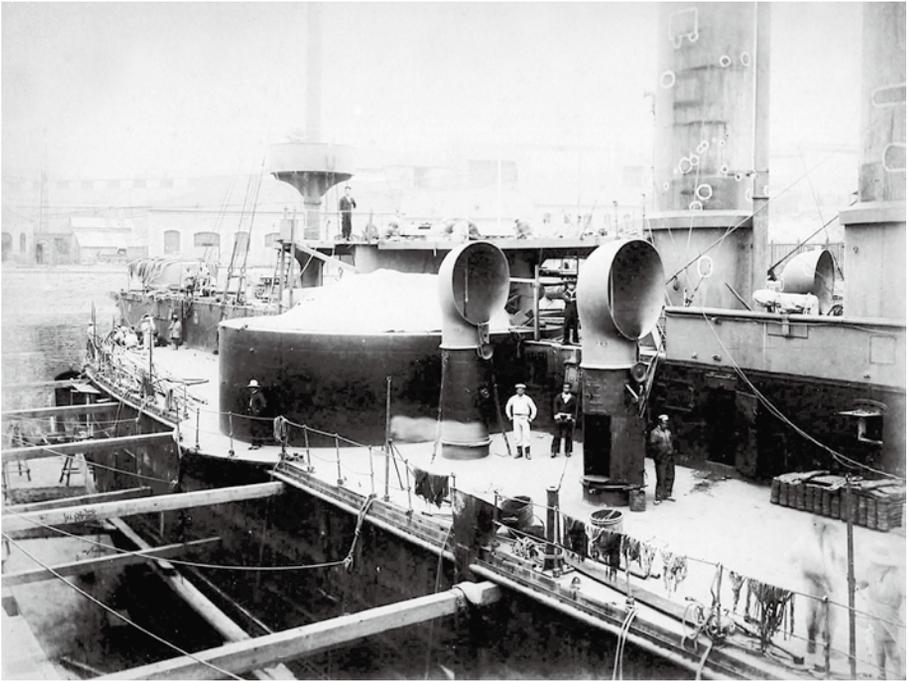


圖 3 正在船塢中維修的“鎮遠”

框出，標明維修範圍，防止遺漏。通過這種標識，“鎮遠”艦上的傷痕一目了然，水線上密佈大大小小的白框，基本都是黃海海戰時的舊傷，根據日本軍方的統計，各種彈傷竟然超過了 220 多處，海戰的慘烈程度可想而知。而“鎮遠”的這些戰傷，直到其被日軍俘虜後才能得到徹底修理，也反映了甲午海戰時期，中方維修效率的低下。多艘主力艦隻戰沉，殘存軍艦得不到及時有效的維修，彈藥嚴重匱乏，這些都是北洋海軍自黃海海戰後，再也無力角逐大洋的原因。

日本海軍時期

1895 年 6 月 1 日，“鎮遠”結束了在旅順的維修，7 月 4 日駛抵日本本土，準備進行下一階段的改造。甲午戰爭前，日本社會在侵略思潮的影響下，對中國的北洋海軍充滿了羨慕、妒忌、恐懼、憎恨等種種複雜情緒。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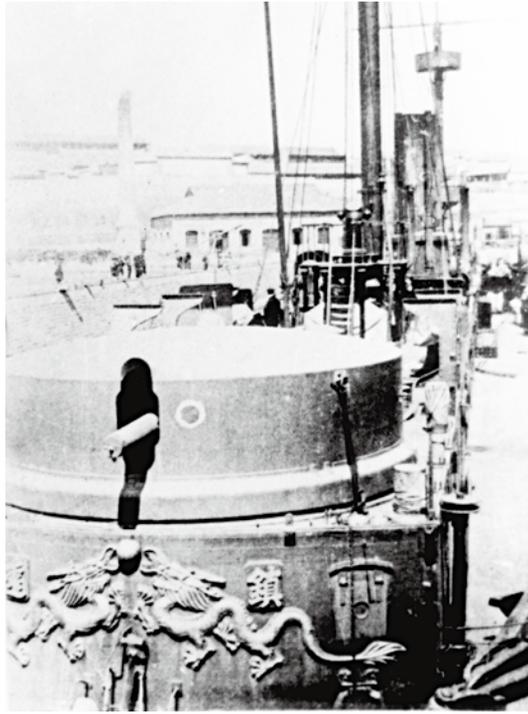


圖 4 從後方拍攝的“鎮遠”艦，艦尾和艦首一樣，也裝飾著金龍，龍身上方還有“鎮遠”銘牌。

爭中，曾發生過日本民眾焚燒紙紮的中國“定遠”“致遠”等軍艦的歇斯底里舉動。當被俘的中國軍艦到達日本時，日本社會更是處於一片狂喜癡狂之中，日本政府也在“鎮遠”到達日本後，舉行了幾次公眾開放日，炫耀日本海軍的“戰功”。

剛剛到達日本的“鎮遠”，立刻被一位攝影師攝入鏡頭。從照片看，日軍對“鎮遠”艦的外部塗裝做了極大調整。北洋海軍時代，中國軍艦都是水線以下紅色、艦體黑色、主甲板以上建築為白色、煙囪桅桿是黃色的“維多利亞式”塗裝。在旅順船塢維修時的“鎮遠”，仍然如此，但待到達日本時，“鎮遠”已經變成全艦灰色塗裝。

1896年11月25日，日本聯合艦隊在橫須賀舉行海上閱艦式，明治天皇親自到場檢閱，經過改裝的“鎮遠”被作為明治天皇的檢閱座艦。通過檢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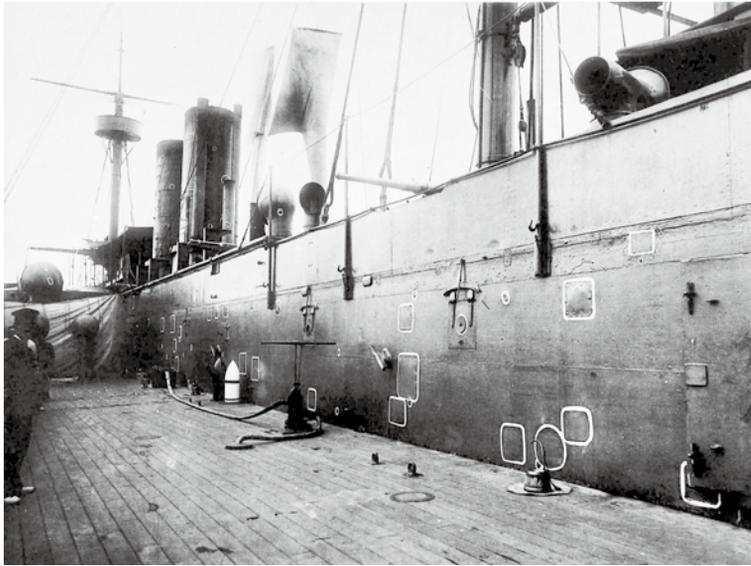


圖 5 密密麻麻的白框標示著海戰的創傷，多集中在“鎮遠”艦體中部、煙囪、桅桿等要害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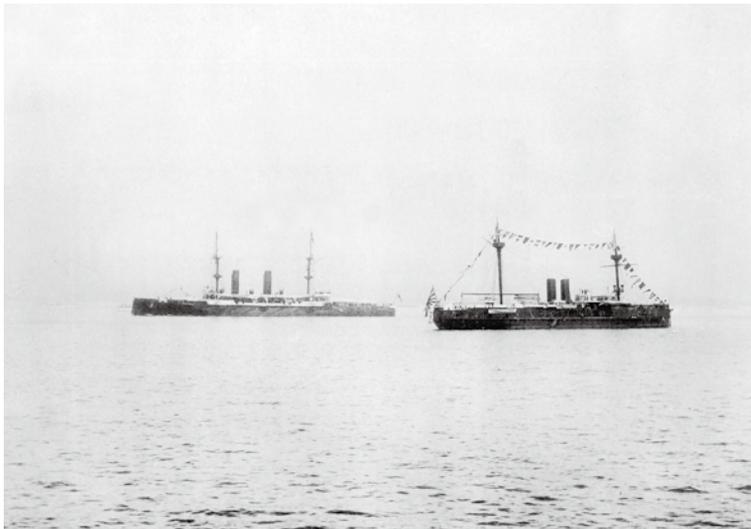


圖 6 1903 年 4 月 10 日，聯合艦隊神戶閱艦式時的照片。此時“鎮遠”（右側的軍艦）的地位已經降格，被左側擔任檢閱艦的“淺間”等新一代軍艦取代。比較特殊的是，這時正值日本海軍將軍艦塗裝改成“維多利亞式”。黑色塗裝的“鎮遠”照片極為罕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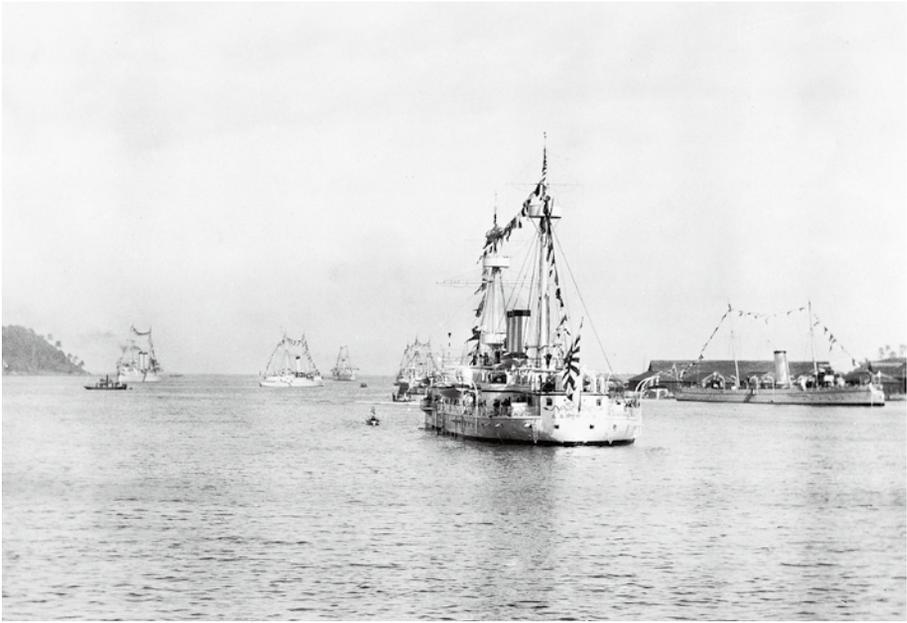


圖 7 1896 年 11 月 25 日，聯合艦隊海上閱艦式上拍攝到的“鎮遠”艦。



圖 8 剛剛抵達日本的“鎮遠”艦，艦體已經全部塗成了灰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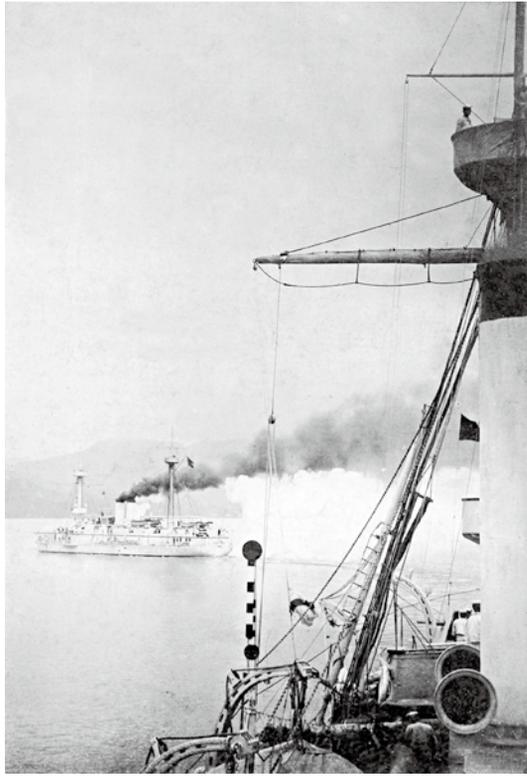


圖 9 “鎮遠”參加日俄戰爭時，從“扶桑”艦上拍攝的航行中的“鎮遠”。

過程中拍攝的一系列老照片，可以看出日本人對“鎮遠”進行了怎樣的改造。甲午戰爭時，“鎮遠”和姊妹艦“定遠”雖然噸位大、裝甲厚，但存在艦型老舊、缺乏中口徑速射炮等弱點。主炮威力雖強，但發射速度慢，加上火炮數量少，整體火力有限。日方的改造圍繞這一弱點展開，將“鎮遠”船首船尾的舊式副炮，換成了新式速射炮；在軍艦中後部兩舷各加裝了一門速射炮。在當時的日本海軍中，經過改裝的“鎮遠”仍然頗具實力，被編為一等戰艦。直到日本購買的先進戰列艦回國前，“鎮遠”一度為日本海軍的主力艦之一。

利用甲午戰爭獲得的巨額賠款，日本海軍實力在戰後迅速膨脹。隨著新型軍艦的不斷到來，“鎮遠”的位置也被日益挪後，重要性不斷降低。1898年3月，“鎮遠”從一等戰艦被降到了二等戰艦；1905年，進一步降格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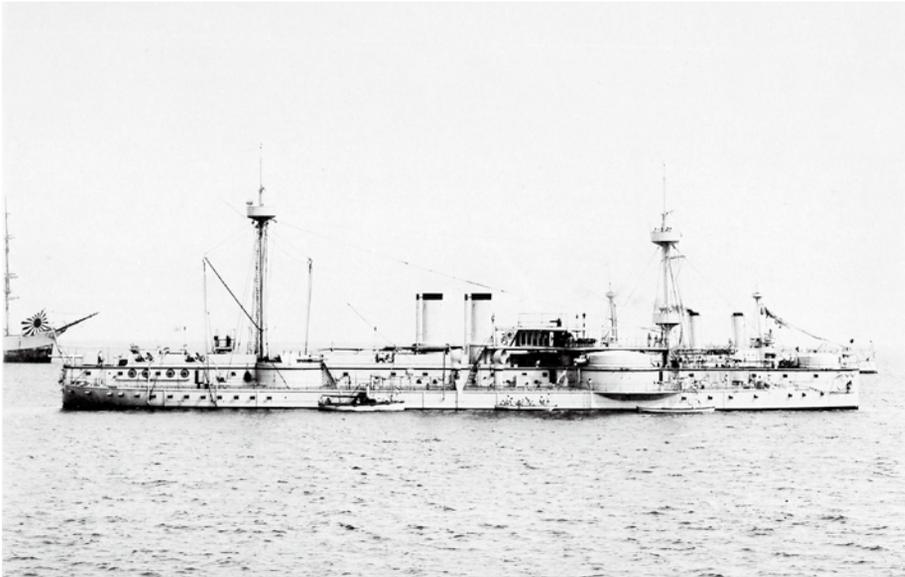


圖 10 1898 年，剛剛降格為二等戰艦的“鎮遠”。

等海防艦。1911 年 4 月 1 日，因為艦齡過老，“鎮遠”被正式從日本海軍中除籍，淪為日本海軍試驗新軍艦火炮的靶子。1912 年 4 月 6 日，“鎮遠”被拆解消亡。

“鎮遠”被拆解後，一些重要部件被日軍保留下來。雖然它曾在日軍中長期服役，還參加過日俄戰爭，但終究脫不去戰俘的烙印。“鎮遠”艦的部件，被當作甲午戰爭的戰利品，陳列在東京上野公園等地向公眾炫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海軍參謀鍾漢波少校，根據海軍司令桂永清的特別囑咐，幾經交涉，將包括主錨、錨鏈、炮彈等在內的部分“鎮遠”遺物索回，歷經坎坷的“鎮遠”終於魂歸祖國。

(原刊《老照片》第 66 輯，2009 年 8 月出版)

影像中的馬關議和

吉 辰

1895 年的中日馬關議和，是近代史上眾人皆知的重大事件。然而，關於議和的人物與場景一直少有照片流傳，各種書籍使用的一般都是日方繪製的幾幅圖畫，可謂一件憾事。我的碩士論文內容正是馬關議和，是以對此倍加關心。在網上檢索資料時，意外發現東京的東洋文庫藏有一本題為《日清媾和紀念寫真》的相冊，大喜過望。2011 年 10 月，我去東京查閱資料，窺得此書真容，得償所願。

相冊的開本很大，28cm×35cm，正文共十四頁，貼有十三張照片，於 1895 年 12 月 28 日出版。前言講述了拍攝照片與出版相冊的由來：李鴻章在馬關被日本青年小山豐太郎槍擊之後，明治天皇希望為他拍攝遭難後的容貌，被正在火頭上的李鴻章以“余之肖像必遭侮辱”為由一口拒絕。由於是天皇的意願，為李治傷的陸軍軍醫總監佐藤進一再勸說。最終，李鴻章勉強答應下來。4 月 14 日在李鴻章的住所，當地攝影師長尾實為他拍攝了一張肖像照。兩天後，《馬關條約》簽訂，李鴻章登船歸國。翌日，參與談判的外務省書記官井上勝之助又私下讓長尾拍攝了十一張談判會場內外及中日談判代表住所的照片，以供天皇瀏覽。拍照之後，一套照片被宮內省送呈天皇，而照片原版則被天皇下令交給馬關的“下之關媾和談判場保存會”保管。該會為了讓這些照片“與名譽之戰史一共永傳後世”，將其加洗若干份，出版相冊。這本相冊的發行人應該不大，目前除了東洋文庫藏本，據我所知只有馬關的“日清媾和紀念館”藏有一本（被拆散成單頁展覽）。

相冊的第一頁便是李鴻章的肖像照。李頭戴瓜皮小帽，身著便服，神情